



十九史畧九

天

伊8
1834
9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窰余進宗海通考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

西涼武昭王暠之後 世記暠生欽欽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天錫生

虎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昶於周世封

唐公 昶音丙淵襲爵隋煬帝以為弘化留守御衆

寬簡人多附之 御治也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

相表
奇異

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世陰有民
下安天志

圖讖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

相應皆去聲
○時有李氏

將興之語故云
名應圖讖也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

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

淵擊之使去聲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

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

寂晉陽令劉文靜相結量監令皆去聲
宮監掌宮禁之官文靜

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時有

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

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

世說義
民與兵

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

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主上指煬

帝驅駕驅策駕馭也用之謂用群盜
也反掌言易也尊公謂世民父也會淵兵拒

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

兵轉禍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

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

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

慎勿出口間去聲說音稅下並同
官謂天子不敢指斥故云然○縣明日復

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

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
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
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
家為國亦由汝矣大人子尊先是裴寂私以晉
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
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
併誅耳為去聲○二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
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
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

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

如探囊中物耳

巨鉅同探音貪取也

淵乃詐為敕書發太

原等郡民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

衆恟許印反

乃命世民等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

使借兵於突厥

募音募

時李密自恃兵強欲為盟

主淵卑詞推獎以驕其志密大喜自是信使往

來不絕

獎音獎

世民引兵按西河遂取霍邑克臨

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

陳氏曰西河郡名霍邑臨汾韓城皆縣名絳郡

今絳州馮翊即同州也

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

關中
悉降

世民
為秦
王

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
 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自為大丞相封
 唐王加九錫尋受禪立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
 王元吉為齊王元吉淵弟
三子也
 胡氏曰武王伐紂數紂罪多矣煬帝皆有之
 而紂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
 使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
 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
 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救書發民

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以借兵也不必尊
 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
 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眾分擊二京
 義聲既振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統銳師南指
 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
 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
 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
 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
 然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秦主
破薛
仁杲

隋越王侗稱皇帝

侗音通煬帝孫也時為東都留守為衆所立稱帝於洛陽

○秦主薛舉卒子仁杲立○魏公李密與隋戰

大敗遂降唐○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

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

仁杲出降斬之於市秦自薛舉僭號至是二世凡二年亡○徐世

勣降唐賜姓李氏

勣音壘李密將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

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

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甚矣而唐世遂

以為法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異類為

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

亂之也夫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

理也哉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

可為後世法也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魏李密僭號降唐復

叛共二年而亡○夏主竇建德破宇文化及誅之許字

及僭號九年○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尋稱帝而弑

其主侗隋主侗僭號一年亡○唐遣將襲執涼主軌以歸

李密
叛斬

王世
充為
鄭帝

沉法興稱梁王
李通子
吳帝稱

殺之河西平

涼李軌僭號至九年而亡

○沈法興稱梁王

於毗陵

毗音皮毗陵郡名即延陵

○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擊定陽將宋金

剛破之定揚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定陽劉武

周僭號三年亡

○唐秦王世民伐鄭○吳主子通襲梁

梁王法興走死

梁沈法興僭號凡二年亡

○夏主竇建德救

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

至長安獻俘太廟斬建德赦世充尋使人潛殺

之

俘音多○夏竇建德稱王凡五年亡鄭王世充僭號凡三年而亡

斬建德

李靖
李蕭
李靖

李通
李伏
李通

愚按王世充弑其君而自立其罪大矣是宜

明正其罪而誅之可也世民既赦之而又潛

殺豈義也哉

夏故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

梁梁主蕭銑降送長安斬之

梁蕭銑僭號凡四年而亡

○杜

伏威擊吳主李子通執送長安斬之

吳李子通僭號凡七

年而

○劉黑闥稱漢東王○楚主林士弘卒其

衆遂散

楚林士弘僭號凡七年而亡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

輔公祐反於丹陽唐將李靖擊斬之

輔音石公祐

名也丹陽縣
名屬鎮江
○漢東將執劉黑闥降唐斬之東漢

劉黑闥僭號
凡二年而亡
○唐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

世民討平之
慶州屬鞏昌
○突厥入寇遣秦王

世民禦之遇於幽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

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
○唐興

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

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禮上丁釋奠

也先聖謂孔子
先師謂顏子
始定官制頒新律令
去聲

田租庸調法
調去聲下並同
○均田謂高下投

皆僭偽

定官制
均今頒官

田租調

緡絕布其丁中之民給田一頃
丁時也當強壯

下通也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十為丁一頃百畝也
篤疾減十之六
只四寡妻

妾減七十畝
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夫分

聲○謂十分為率以二分為世業八分為口分
也蓋每丁有父母妻子者給田百畝內除二十

畝永為已業如無父母妻子
每丁歲入租粟二

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
絕音尸○集覽曰

如麥稍曰緡絲經象緯曰絕
經緯
皆象曰布蓋隨其所產以為調也
歲役二旬不

役則收其傭日三尺
傭與庸通○集覽曰唐用

其綾或緡或絕或布日三尺
尺亦隨其土產所宜也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

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

或官府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

免其調至三十日者則租調俱免

水旱蟲霜什損四以上免租

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課役謂租庸調也

民貨業分九等

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下中下下也 百

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四隣為保在城邑

者為坊田野者為村

坊音方 食祿之家無得與民

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

無母通禁止 男女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

老

黃謂幼稚髮黃也小謂細弱也

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每年造

賦稅簿帳三年造戶口籍冊 ○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

帝欲以世民為儲嗣世民固辭而止

太子曰儲嗣禮再辭

為固辭

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

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與元吉乃協謀傾世民

曲意譖年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

讒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讒平聲○協合也傾覆陷也譖卑屈也讒稱羨

也 ○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

見音現分去聲

○天官書云太白經天則天下革政晉灼曰太白陰宿金星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秦分屬未蓋見午而被於未也 建成元吉

太子謀傾世民

太白經天

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事力請乃決

按管蔡與武庚作亂謀危宗社得罪於天下周公奉行天命討而誅之以安王室其事正其心公也世民以建成元吉欲害已乃殺之而安其位其事不正其心私也嗚呼聖人不得已而處事之變後人妄以為擬不亦異哉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為去聲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

世殺建成元吉立世民為太子

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

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

奏聞

射音石處音杵○尉遲姓敬德名軍兵事國民事也先言軍者以兵為重也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

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

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

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

為群下所迫遂至蹠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
千古惜哉

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
召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
禮之王珪亦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音間

潤自若謂
不驚懼也

范氏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何
哉蓋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
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

當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為君今
建成為太子且兄也世民為藩王又弟也王
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
弑其君而可以北面為東宮之臣乎夫食君
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罪莫
大焉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朱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不責其死
而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
掩可也

帝自稱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

皇帝宗尊也主也言有德可宗也古者天子有功德者則廟號曰宗以為不遷之廟至漢

猶然自唐以降不論功德廟號皆稱其宗變古實始於唐云

史斷曰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太原初伐西河首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者響應於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乘勝攻圍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降李密於黎陽俘建德於河北擒世充於東都芟武

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仁果於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衆殺人利己况昵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貽謀何以為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禍蓋高祖以此始也然能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伏伽李素立等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最為忠厚其享國久長

龍姿鳳○
之天姿鳳○
表日姿鳳○

豈無自然而然哉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

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

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采其語為名幾音

幾音贊○姿容姿也表儀表也年十八舉義兵李

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

退而歎曰真英主也傲驕高祖以秦王功高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

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

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

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

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

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相去聲長上聲蓋

番猶次也以十八人分為三番每以六人為一

番入直也夜分夜半也圖像謂圖畫十八人形

象也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

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

州登學十
瀛士八

放宮

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
補外謂除為外郡官也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
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為去聲秦王功蓋天
下身幾危賴玄齡等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
三千餘人幾平聲近也史策謂誅建成元吉也○突厥頡利突利
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
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
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騎去聲○置

置弘

商權

以至誠治天下

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
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引入內殿
講論前言往行商權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
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朝音潮論行皆去聲
部書謂經書史書子書文集也權較也○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
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
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去上聲除也或請重法禁
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

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去上聲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猶如也斃音敝死也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上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賈音古賕音求○賈胡謂胡人為商賈者賕賄也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

其身亦猶是也

好去聲○徙移也

○張蘊古獻大寶箴

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

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

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

立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

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

於無聲上嘉其言

沒或作汶闇暗同黈他口反○聖人位曰大寶箴戒辭○

集覽曰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擣珍漬熬肝膋也沒沒沈滅之意冕冠也旒垂玉也天子之旒十有二垂皆過目示不外視也黈纊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

分天下為十道

討梁師都

祖孝孫奏雅樂

五花判事

示不外聽也

○分天下為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

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嶺南

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故分天下為十道云

○遣將討梁師都其

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

夏州屬甘肅即朔方○梁師都僭號

凡十二

○太常祖孝孫奏唐雅樂

祖姓孝孫名也

○貞

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

是時天旱以官人陰氣鬱積所致故

出之也

○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

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

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賁悉井反駁音剝故事猶言舊制

蓋中門相察

也省察也駁雜議也

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

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

中書門下二省名同聲相應曰雷同

時珪

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

參預朝政

射音夜朝音潮後並同

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

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

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

焉斷去聲決也推尊尚也

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

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

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

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契音雪陶音選逢音旁爭去聲○稷

逢契臯陶堯舜之臣龍○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

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磧音

集覽曰十五部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

利幹曰多濫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

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鐵曰契苾曰白頡

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饑羊馬

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

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

李靖破突厥

使去聲○陰山在開平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突厥依阻其中時突利可

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

州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

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

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屬上聲○陳氏殷曰靈州屬甘肅今

順州屬北平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

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

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朝廷

蓋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世有夷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林邑遣使入貢使去聲。林邑南蠻國名。○伊吾來降置伊

西州筌蹄云伊州伊吾郡西州交河郡也。○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高昌西域國名。○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

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

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

天可汗長上聲。

林入貢 伊吾來降 高昌朝 天可汗

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倭倭事不師古不可以為後世法也

四年蔡公杜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是歲大

有年春秋傳曰有年者僅有年也大有年者大稔年也。上之之初即位也

嘗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

徵對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易音異。朱子曰易為飲

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

魏徵
勸行
仁義

而不欲邪

澆堅堯反薄也詭詐也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

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

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

易音亦換也

上卒從

徵言

卒終也

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

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

四文至為匹

是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

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

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斷去聲○稔豐熟也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

也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

德彛見之蓋德彛於元年六月死矣

令平聲

范氏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

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彛刑罰之

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

而欲安惡勞而欲逸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

罰治之則拂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

能治者未之有也太宗從魏徵言之四年

遂至太平其治效之速如此及其成功復歸

美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林邑新羅人貢

奏七德舞

五年林邑新羅入貢新羅東夷國名○通鑿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

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党項內附開其地為

十六州党項音黨巷西羌別種即折支也內附謂歸中國也○七年春宴

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

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

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音諦

帝○七德舞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之樂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射助之義也

九功舞唐功成慶善之樂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諦審也○上親錄囚徒

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救

縱至如期

胡越一家

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

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

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

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未央宮在西安西馮姓智戴

名南蠻酋長也胡謂頡利越謂智戴○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吐蕃西羌

種別○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

是又九年○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以李靖帥

諸軍討平之十年吐谷渾遣子入可侍○治書侍

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侍得數百

定府兵

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

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

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黜之藏去聲○宣饒二州名宣屬江東饒屬江

西抵鄴也投棄也○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凡十道置

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

及東宮六率隸屬也卒帥同陳氏曰六率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提

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

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上聲○吳氏曰正即今之總旗長即今

旗之小每入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

輸納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免謂免其身役也能騎射者

為越騎其餘為步兵騎去聲更命統軍別將為折

衝果毅都尉更音庚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每歲季

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季冬十月也當給馬者官與

直官與價直當宿衛者番上更番兵部以遠近

給番兵部量各府兵遠近輪番使之宿衛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

數音朔更音庚代此也番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

番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

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

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

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以為猶得

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

不能守爾

愚按唐以遠近分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

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十三年夏早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

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克能也十條事見魏

大徵名儒

徵諫錄

○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

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數音朔

學生能明一經以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

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

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騎去聲

陳氏曰屯營飛騎左右親軍使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

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長上聲○百升講筵者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

孔穎達定

五經正義

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疏人聲○五經疏前漢孔安國

所著○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過絕西域朝貢及

拘留中國人以後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

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交河高昌所都

吐蕃求婚

城下故○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

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

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替廢亡失也豎石紀

圖功臣凌

功德碑○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

煙閣

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

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

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

李勣秦叔寶寶等於凌煙閣長上聲趙郡王乃太宗再從兄弟也

考索曰唐凌煙功臣凡二十有四人焉夫長

孫無忌非以其肺腑之恩也以其數從征伐

平大難討突厥之功而預焉趙郡王考恭非

以其宗室之故也以其徇巴蜀破夷陵有方

面之功而預焉房杜之謀謨帷幃共定社稷

足以爲元功之首英衛之料敵制勝共平紛
亂足以爲元勲之次魏徵之忠謇貴重世南
之議論懇誠蕭瑀之抑過繩違曾無所憚此
皆以文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屈突通之舉兵
圍洛張公謹之副李靖破虜秦瓊之先鋒鏖
戰前無堅對此皆以武而有功於社稷者也
其他如尉遲敬德等亦皆崎嶇兵間戮力王
室有功於開創大業者也至於侯君集張亮
雖不克終而其初亦豈無一戰之功焉唐初

功臣可謂盛矣

太子承乾
廢爲庶人

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
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
之反事覺廢爲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
立立晉王治爲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
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
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
玉至是停其婚陪所立碑妻去聲陪步黑反○阿黨謂阿私朋黨也
起居郎官名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脩記事
之史也魏徵錄諫辭以示之者蓋欲賣已直彰

君過故太宗不悅也陪什也

司馬公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十八年帝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

蓋古音反使去聲○泉姓蓋蘇文名高麗東部大人也建武高麗王名也

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賦臣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自征之乎太宗

若從緒遂良之言遣將伐之雖不克未大失也

十九年帝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帝渡遼按遼

東城降白巖城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

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陳氏曰定州屬河北即中山府遼水

名出高麗幽州之城遼東白巖安市三城並在東夷議者欲拔烏骨城渡

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

烏骨城在東夷鴨綠水在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其水如鴨頭綠因名焉平壤城高麗所都

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危險上以遼

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
班者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
還也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
 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幾平聲歎曰魏徵若在
 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
 製碑少去聲復扶又反
 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
 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
 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

回紇
官置統

適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招

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

官司使去聲○十一姓曰回紇曰拔野古曰同羅曰僕骨曰多濫葛曰思結曰阿跌曰契

必曰跌結曰詔曰朕耶命聊偏師遂擒頡利始弘

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濟餘萬戶請為州郡混

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降

字告音谷○偏師謂非全師也略計畫也古者未出師時先畫策於廟故曰廟略鐵勒即敕勒

也混元太古也上為詩曰雪恥勦百王除兇報千古刻

石於靈州

陳氏殷曰太王岐山之遷漢高平城之圍皆夷狄之恥也今既得而臣之

猶申報於前王也

范氏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州郡是豈虛名而受實害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

可法也

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諡曰上悲不自

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二十二年號為

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

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

房杜謂玄齡如

晦也王魏謂王珪魏徵也英衛謂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也

○二十三年帝

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

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

房杜
為唐
宗臣

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

射音夜疊州屬鞏昌

范氏曰太宗以世勳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則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祖詐之術五伯所不為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祿利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

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勳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勳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帝崩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

綏安也

常自以驕

侈為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

之守創
難成業

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
各求自售入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
其所以難也輻音福漢與輳同言衆欲湊集君
所如衆輻共湊一轂也售音受賣
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熟難房玄齡曰草昧之
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
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
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
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

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陳氏曰草
謂不明言隋末紛亂也

謂不明言隋末紛亂也上自知神采為臣下所

畏常溫頰接群臣導入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

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

高宗皇帝東征謂伐
高麗也

史斷曰太宗值隋喪亂糾合同志誘說慈父

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尋受父禪首用讎臣放

出宮女因山東旱而蠲租稅覩畿內蝗而抑

祥瑞自是夙夜聽覽宵旰忘疲大召名儒增

廣學舍行鄉飲以勵風俗躬釋奠而崇文教
封比干墓賜孝義粟以勸忠孝又錄刺史之
名以擬廢置重縣令之選以謹薦舉樂聞直
諫好用善謀囚至五覆罪至三訊戒秦皇之
營繕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懼其侈也制
度紀綱察然畢舉是以賊盜化成君子呻吟
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
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四夷賓服號稱
太平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然惜其

首復浮屠而政教乖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
武事黷殺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
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
大安略無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央置酒寥
寥一會而父子之恩太簡甚者劫父臣虜弑
兄殺弟滅其十子至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
亂弟之婦與之生子使繼元吉之後其瀆入
倫可勝筭哉故程子曰唐有天下五百年雖
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

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為明聖之主不可法也大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矣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長上聲射音夜○長

昭儀為武氏

孫皇后無忌妹也十二篇謂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命賞罰務農闕武崇文也

不諱謂死也蓋死者人之所歸既死則不復諱之矣○永徽五年以太宗

才人武氏為昭儀才人昭儀皆宮中女官名武氏故荊州都

督武士護之女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為才人護音時天下歌

曲名斌媚娘已成讖斌音貞觀末太白屢畫見

太史占云女主昌見音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

主武王代有天下秘音太宗惡之嘗與羣臣宴

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無封邑皆有

帝各言

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
 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惡去聲愕音岳驚也軌音鬼轍迹也
言下所為不循軌道而謀叛也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
 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
 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王去聲
 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帝幸寺見之而
 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上納
 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遂立為昭儀長上聲
 明年上欲廢王后立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府

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貌若溫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
 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狡謂狂猾險謂凶危忌謂畏惡克謂
侵害也猫捕鼠獸也武后殺王后蕭妃贈父士護周國公
 尋加贈太原王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惡之顯
 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
 是無忌與初異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黔音琴奭音式
瑗于顯反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官奏事

史記卷五十一

或使武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
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二聖音取

歷覽雖多不能精研如涉水蠟鼓也侔齊等也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
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
也武氏之立其以納彙刺王妃為法乎唐世
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范氏曰高宗欲廢立猶難於顧命大臣而取

尊君太上皇帝
尊君太上皇帝

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
不立矣親賢遭禍唐世中絕皆勣之由其罪
大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
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乾封元年帝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

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李老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
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
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帝稱
天后稱
天后

考索曰唐之祖起於隴西狄道而以為出於老子此何異郭崇韜拜郭子儀墓其不貽笑於君子者幾希矣

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

府藏高麗王名也○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初帝以賤妾子忠為太子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考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鳩之立其次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竹連也忤音悟逆也

南宮氏曰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武氏殺已子如獵狐兔略無靳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上在位改元者十四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緒遂良等死後羣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為鳳鳴朝陽上崩太子立是為中宗皇

李善感鳳鳴朝陽

帝山東曰朝陽言善感之因事而諫猶鳳凰之居高視下而後集也或曰鳳鳴朝陽世不常

有以喻善感之獨謙亦
通事見通鑑末淳元年

史斷曰高宗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日
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故永
徽之政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察
李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觀胡
人進戲而知所為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
不足為賢君哉奈何烝父妾為妻莫念聚麀
之恥縱婦后預政卒招晨牝之凶悲夫

○中宗皇帝名顯更名哲既即位尊武后為皇太

武后
稱制

后立妃韋氏為皇后改元嗣聖明年武后廢帝

為廬陵王遷房州又遷均州而立其弟豫王且

為帝更音庚○房州均州並屬河南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

廟七廟謂始祖三昭三穆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

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后遣將擊殺之抔蒲反

乾音干○敬業勤之孫也土未乾言高宗琅邪

王冲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貞高宗弟

之子也匡輔謂匡且擁虛器者七年改元者四

輔中宗復位也

曰文明光宅垂拱永昌武后大殺唐宗室廢且
為皇嗣改姓武氏武后自名嬰稱皇帝改國號
曰周時年六十七矣嬰音照○虛器謂下虛有初
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
易之五郎昌宗六郎懷義其僧名也蓋為尼時
吾謂蓮花似六郎爾幸之至是託言懷義有巧
內行不正畏入議已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
思正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鍊羅織率

反逆
誣人

以反逆誣入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拊制天下去行
聲勝音升○人心不服謂宗室大臣怨望也內
行不正謂淫泆也告密告人隱密事也鍛鍊謂
以威刑制人如以火鍊金也羅織謂網羅無辜
織成反狀也拊束也制伏也然有權
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
后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入魏元忠婁師德狄
仁傑姚元之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樂音洛璟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師
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
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

師德
薦仁傑

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
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吐

卧反漱音梢乾音干○校計校也疾憎惡也唾口液也拭揩拂也愀然色變貌師德每

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武后語仁傑曰朕用

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

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語為皆去聲際邊岸也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武后

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

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

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

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

房州召帝還都立為皇太子以且為相王從音

音付相去聲○承嗣三思皆武后姪也櫛梳也沐洗頭也櫛風沐雨言歷艱苦也大帝謂高帝

二子謂哲且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后常

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及卒后泣歎好爭皆元

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多規諫曰凡為

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

料名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

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參木苦參
蒼木也珍

味謂脯醢藥
物謂參朮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

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為夫
聲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

傑曰有張東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東之

為相東音
簡武后疾甚東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

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内亂

迎帝於東宮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

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殂

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一

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天冊萬歲曰萬歲通

天曰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上陽宮在東
都禁苑之東

愚按張東之等誅二張黜武氏中宗復辟其

有功於唐固不細矣然亦未盡善也蓋武氏

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幽廢儲君竊攘神器

屠害諸王毒痛四海易唐為周無異莽操其

罪不容誅矣東之等兵既入宮當先奉中宗

韋氏
預聞
朝政

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罪廢為庶人
賜之死而滅其宗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
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不然故
不旋踵而有韋后武三思之禍惜哉

長安之五年帝復位國復號為唐韋氏復為皇
后上在房州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
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
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房陵郡名
即房州

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三

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
上為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
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

洛為去聲○雙陸博采也五人謂
張東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也

愚按張東之等但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
義為唐室討武后誅三思等故其末流之禍
遂至於此尚誰咎哉薛季昶所謂去草不去
根終當復生劉幽求謂武三思尚存張東之
等終無葬地可謂有先見之知矣

安樂公主
降墨
敕除
官

章后
進毒

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
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賕音求賄賂也
吳氏曰墨敕者無朱紅印信也凡天子敕書須中書省宣署施行謂之正敕是時公主嬖幸私出墨敕故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
曰斜封快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
快快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
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
與謀於餅餠中進毒弑之上自即位二月而被
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

者七年復位者又六年通二十七年改元者三

曰嗣聖神龍景龍

撓屈也矯制詐傳詔制也撲擊也餠音淡麪食也

后

立温王重茂而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
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
立之是為睿宗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

史斷曰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為母所廢
流離艱苦垂十四年賴忠義之臣出死力以
救始得歸京師及其復位昏愚尤甚追曩昔
天日之言忘今日冰霜之戒縱豔妻以煽黨

信妖女以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
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
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崇獎僧道
而異端恣橫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殺韋月
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
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技河召近臣入
閣守歲觀燈於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紀
綱制度無一條理是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
躬自蹈之豈非下愚不移者歟迹其一身始

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而死
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邪抑彼自絕
于天云耳

宋璟
姚崇
為政

睿宗皇帝名且初中宗廢武后立且為帝者七
年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
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宋璟姚崇為政二人
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
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為
八風舞人曰五經掃地矣

荃蹄云欽明為國子祭酒因飲宴而舞轉

自搃頭備諸醜態以象八方之風五經掃地言為五經之辱也 ○上妹太平公

主於誅二張誅韋氏皆有力既屢立大功益尊

重上常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二張謂易之昌宗

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

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說音悅處上聲分去

聲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

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

史斷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

足稱者然能任姚宋輩中宗弊政罷斜封官

廢崇恩廟紀綱脩飭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
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
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於一妹
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
皇而猶斷大事卒釀成其妹之惡使奸入黨
附幾成逆謀惜哉

○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
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
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

高力士
知侍省

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騎使皆去聲長上聲○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也儲太子也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寔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寔漸也范氏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制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

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法崇寵宦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寔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入後嗣可不念之哉

以姚崇為紫微令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時改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

為黃門省侍中為監僕射為左右丞相

○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

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

園弟子

更音庚典主也俗樂即倡優雜伎也

焚珠玉錦繡

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俗樂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其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為戒况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奢侈故焚之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

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

花萼相輝取詩常棣之華萼不韡韡之義

○

三年以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

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顧

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何如澣曰可謂救

時之相懷慎知不^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

宰相

謁告請謁告歸也委積音畏恣儲聚也

姚崇
之救時
相時崇

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憂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疾以毀其功懷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寔能容之懷慎之謂矣

四年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

崇相繼為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相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音現為之
之為去聲
好去聲見

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

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禮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敬禮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八年宋璟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

巧偽甚衆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爲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使去聲○檢括謂點

檢搜括使各附籍當差也

○十年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

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

農之分始此

說音悅更音庚

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雖不井而兵猶藏於農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寔隳非其法不

峭韓
直休

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
兵農既分卒不能復惜哉

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上或

遊宴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

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

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峭七音反峻也殊絕也瘠音夕

瘦也九齡韶州曲江人公謹之後○二十二年以張九齡為中

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

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

張齡祿
九山爭
反

常稱旨伺音似無去聲○狹數狹猾術數也伺窺察也時復以紫微令為中書令

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

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

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

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

勤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

榮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

黠善揣人情為守珪所愛又有史宰干者與祿

山同里閉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

使將爭相皆去聲葦音洛黠音轄率蘇骨反開音汗○王衍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卒禍晉室營州屬遼西黠慧也

胡氏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惜哉

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前世興廢為千秋金鑑錄五卷上之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詳見綱目開元十七年

今以皇帝生日為聖節○張九齡罷為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位久漸肆奢欲又欲相李林甫牛仙客及廢中太

子九齡皆力爭之九齡罷相林甫遂得專政

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

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二十五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

州長史長上聲○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命撲殺之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

遂貶○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而殺之駙馬都尉

楊洵諧瑛等潛構異謀李林甫贊成之遂賜死○二十六年立忠王與

為太子改名亨玄宗第三子○二十九年以安祿山

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

皆厚賄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天寶元年以安

立王太子為忠

以安祿山節度使

以陽真貴妃

祿山請為貴妃

祿山為平盧節度使使去聲下並同平○二年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祿山甚厚謁見無時○三年春正月改

年曰載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楊

太真為貴妃貴妃官中女官名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

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

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且為

之為去聲○蜀州屬四川今崇慶府○六載以安祿山兼御史大

夫祿山請為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

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

姊妹皆往戲水迎之處上聲劍音希劍貴妃之從

祖兄也不學無行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先

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物上率群臣觀之由是

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劍名國忠從藏要音去聲

帑音倘切音及滿也○十載為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

遣諸揚與之游為去聲○諸楊謂劍兄弟祿山體肥大上嘗

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

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

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宮貴妃

貴妃洗兒

以錦繡為大襁褓使宮人以絲輿舁之上聞歡

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

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掖音亦通宵不出頗有

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

使予與同舁音余扛擡也掖音亦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

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

十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

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

噫嘻我死矣揣楚委反度也語去聲

林甫養成天下亂之

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其褻慢神器亦甚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疾能排抑勝已性陰險人以為口有蜜腹有劍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

而上不悟

語去聲○迎合謂逢迎以合之仗儀仗也言列馬以為仗儀欲其肅靜故

一鳴輒斥去以喻

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

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

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

射音夜

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

祿山
反
京

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

獻馬三千匹每匹二入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

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

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將使皆去鞚

音控馬勒也踞音還音旋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

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

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

解進陷東京契音乞騎去聲東京洛陽也

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必反而不為備可

謂愚而不悟者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為之備

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

一郡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

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

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倣擾

亦安有播遷之辱哉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

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

顏真
卿起

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

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平原郡名屬山

東今德州○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

諸郡皆應之應去聲○杲卿○十五載安禄山

僭號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賊將史思明陷

常山顏杲卿死之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

完思明引兵卒至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救

兵不至城遂陷賊執杲卿送洛陽禄山數其反

已杲卿罵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禄山大怒縛而高之比死

罵不絕口卒粹同數上聲為去聲臊音擦羯音

為判官超至太守故謂其反也臊脾也禄山

本營州牧羊羯奴故目之為臊羯狗也高剔肉

胡氏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

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慙矣曾未十

日反敗於賊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

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

於未然之前若車犇航沉則人力有所不得

討張
賊巡

出關賊
奔上入

施也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真源邑名屬譙郡○朔方

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

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十餘郡十郡未詳其名揚國

忠疑副元帥哥舒翰謀已說上趣翰與賊戰大

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

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

然後發說音稅趣促同馬嵬地名在咸陽西

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

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
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
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
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
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
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
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
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
傾乎

父老請留

宣旨傳位

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倣白上上曰天也使諭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倣音叔太子之子也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乃許平涼府名屬山西留後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殘表也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則是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

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杜鴻漸等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必其心有以來之耳見小欲速不顧君親豈非後世之大鑒也

歟

太子尊為皇上

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史斷曰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勸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黜宮嬪作宮

樓而敦兄弟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幸之臣
欲禁奢華則焚珠玉錦繡之玩選名臣爲刺
史禁酷吏之子孫輔相得人共成治效是以
四海富庶四夷賓服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
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旣滿
侈心乃生忠直寔踈讒諛並進嬖妃子而飲
醜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癰疽結於
心腹而不悟豺狼避於藩籬而不知一旦禍
生所忽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

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
糜爛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
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
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
臣之義缺三綱淪矣其能久有天下乎至於
久任邊帥而貽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胎宦
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悲夫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爲太子二十
年而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

上遣使冊靈寶如武

安慶緒殺祿山

徵於紇回兵

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為布衣交遣使召之

謂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

使奉冊寶如靈武璵音余泌音秘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冊寶玉冊傳國寶

也○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以房瑄為招

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陳濤斜地名在咸陽○

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日

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

慶緒為嗣慶緒使人殺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

一年餘復扶又反○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

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儼副元

帥郭子儀將朔方軍及回紇西域之眾發鳳翔

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儼留鎮撫三

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

東京安慶緒走保鄴葉音攝復音伏○賊將尹子奇陷

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

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寧陵縣名屬歸德

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

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

賊陷睢陽

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廵
 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士食
之食音似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廵西向再拜曰
 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
 賊城遂陷廵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
 人皆被殺生致遠於洛陽殺之屬益也先是河南
 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至城陷
 已三日矣未幾陳留人殺子奇降丞音棘急也
也

上皇
西京

史贊曰廵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墉
 抗方張之虜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然唐
 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
 萬可矣廵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廵死
 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
 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顯也

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
 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上命朔方郭子儀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淮
 西魯吳興平李奂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

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九節度使討賊上
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致元帥而
以朝恩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書法曰於是
命朝恩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矣不書宜慰處
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元勳難相統屬故命
朝恩為使臨之是專行謀矣夫郭李不可以相
統官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
書官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
光弼於諸節度而擢子儀於其
上固以子儀可以統光弼矣 ○二年九節度
之兵潰於相州相去聲○九節度兵無統御圍
潰走戰馬甲仗遺棄殆盡○書法曰前書郭子
儀等九節度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是
故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所可
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
見其在於無帥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僭

號

慶緒窮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
明諱入其營殺之遂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

○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

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遂
以光弼代之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

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

○上元元年太僕

卿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輔國宦官也唐有
三內俱在洛陽城

中西內也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長

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

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

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

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
率衆劫遷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寢以

成疾

數音朔葷音薰辟實亦反○謀不利謂廢
立也不豫謂病而不藥也茹食也葷辛菜

也○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

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

自立

少惡皆去
聲射音石

○以李光弼爲太尉統八道行

營鎮臨淮

臨淮郡名屬淮
西今泗州是也

○寶應元年賜郭子

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太上皇崩壽七十

八上寢疾聞上皇崩疾轉劇乃命皇太子監國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書法曰張后書殺
何罪張后也張后

爲妻而制其夫爲婦而逆其
身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初后與輔國相表

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

輔國父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

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弒后及皇子二人上

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太

子立是爲代宗皇帝

庚更音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

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

不戒哉

賀氏善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
后而夫道奪脅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
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倘徽郭李唐
之克復未可知也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五之上

